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三十五回 一枝梅借宿報信 於月英全孝救親

話說老者見一枝梅問於嗣公的寓所，遂開言說道：「別房的師傅俱在衙門裡邊，惟有他住在後宰門大街西，兩扇黑漆大門，隔壁是一個紙馬鋪，那地方好找多著的咧。」一枝梅聽罷將手一拱，直撲後宰門來，找到於家門首，適趕著有個小子出來，他上前問道：「於師父可在家麼？我今和他有要緊的話說。」小於聞言進去報於嗣公，嗣公只當是年七差人前來問信，吩咐請到書房裡邊坐下。嗣公從裡邊出來，一見一枝梅身高六尺，膀乍腰粗，門樓頭觀四面，甚是兇惡。作揖敘坐，吃過了茶，嗣公說：「尊客貴姓，有何事見諭？」一枝梅帶笑開言：「小弟此來有一件事情相求，只因高舍親那件官司甚是屈枉，聞聽先生仗義救人，特意前來奉求救他一救。」嗣公聞言連忙說道：「這是不中用的，舍親犯的是人命重罪，昨日已經當堂畫招，叫我怎樣救他？」一枝梅說：「先生差矣，舍親若是真殺人自然難說，他原是被入陷害。自古道，吏不舉官不行，你既然為官，這件事情那有作不來的？」嗣公說：「你這人好糊塗，難道我與高相公有仇，必定要他與人償命不成？一節是他定了口供，二節他這個對頭磨牙。你們既係親戚，難道還不知道麼？」一枝梅微微冷笑說：「於嗣公你只怕他那對頭磨牙，你可認的我一枝梅麼？你與本官通同作弊，誣害好人。我今心懷不平，前來煩你救他，你若允了便罷，若要不然，今夜放火燒了你的房子，我新近又偷了朝廷無數銀子，一朝事犯，必定判你是個窩主。今日暫且失陪，咱二人再算帳吧。」言罷起身就走。於嗣公聽說他是一枝梅，心中著忙，口呼：「義士，有話慢慢的商議。」一枝梅說：「你既不允，還有什麼商議？」於嗣公說：「非是在下不允，只因本官受了年七的賄賂，斷不肯開放令親。若要救他，除非詳明本府，從府裡打點妥當，令親方得活命。但只一件，這個使費非千金不可。」一枝梅說：「這卻容易，只要你去打點官司，千兩銀子三日後如數送到給你。我作丈夫的人能說能行，你要在我跟前失信，那時小弟得罪了別後悔！」言罷拱手出門，走到棋盤街上。一聲點響關了城門，一枝梅見是不能出城，心中想道：我今且到高仲舉家，一來報信，二來借宿，有何不可？想罷直撲高仲舉的家門而來。於月英自從送飯回來，正自悲啼不止，忽聽的有人打門，連忙叫丫鬟去問。丫鬟回來說：「是護送進京的一枝梅。」

月英聽說，即叫丫鬟將他請進繡房，道過萬福，說：「恩人，山東路上虧公打救，送我夫妻進京，此恩此德終身難忘。我夫現今又遭冤枉，身在南牢，恩公既然前來，怎樣設法打救打救？」言罷雙膝跪倒，淚流滿面。

一枝梅忙打躬說：「夫人請起，吾師濟小塘有言在先，知道高相公到京有難，叫我在等著救他，我今早已到縣上打點妥當，但是許他千兩紋銀，一時湊不起來，我想令尊大人現做部堂，可以叫他幫助幫助。」月英聞言長歎了一聲，把於遐思聽後妻之言，不救女婿，昨去求情被趕出來的話說了一遍。一枝梅聽到這裡不由的心中動怒，暗暗的發恨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我再辦理去罷。」於月英千恩萬謝，叫來興送往前邊書房以為安歇。一枝梅到了書房之中，回手把門關上，心中想道：可恨於戶部，嫌貧愛富，不認親情。今夜曉問何不偷他幾兩銀子以作救高生的費用。主意一定，和衣滾在炕上，遲不多時，聽了聽鼓打四更，翻身爬將起來，脫去長衣繫上搭包，一切應用的傢伙帶在身邊，邁步出戶，將門扣上，把那身子一縱，早已到了房上，於遐思的住宅原來離草帽衙不過半里之遙，賊仙素知路徑，在房上行走如飛，直往西去。

正往前走，只見一家院內有兩人打著燈籠，一枝梅伏在房上往下觀看，見是一個女人挑燈在前，後面跟著一個少年男子，那女子言道：「今乃大朝之日，老獸物再也不肯出門，被我死活說著他才去了，快同我屋裡去罷！」二人一行說著進房，將門關上，一枝梅知道是個姦夫，既下房來在窗外暗聽。

只聽二人云雨已畢，那女子言道：「咱二人情投意合，怎麼著才能以常常相守夜夜取樂才好。」姦夫說：「這個卻難，你丈夫常在家中，如何能這等便宜。」女子言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，你若肯與我做夫妻，咱二人逃往他方，隱姓埋名好過日子。」姦夫說：「倒也使的，但是手內無錢，如何是好？」女子說：「這卻不難，我的首飾也值三五兩，老獸物新近又給官府辦了一件事情，賺了七八百銀子，現今俱在皮箱之內，只要你明日想個地方，咱好同走。」

一枝梅聽到這裡，心中暗喜說：「這也是老於的運好，不該破財，待我取了這個現成的去罷。」不多一時鼻聲響動，燈未熄滅，二人竟自睡了，一枝梅將門撥開，走到床前，見二人臉對著臉兒交頸而睡，看罷火起，心中發恨說：這樣無恥的淫婦，敗壞人倫，要她何用，我今日送她歸陰認母投胎，叫她另嫁好的去罷。遂從袋中抽出刀來將二人雙雙殺死，開開箱子把金銀首飾裝在搭包裡邊，出門上房，從原路回到高府書房之中，將長衣穿上。坐了一回，天色發亮，把來興叫將出來說：「你與我多多拜上你家奶奶，就說高相公的事情全在我一人身上，只管放寬心吧。」言罷，出門一直到了於家房門首，叫開大門走到書房之中，見了於嗣公，解開搭包往炕上一倒，嘩喇喇一聲響亮，倒了一炕，嗣公一見黃的是金白的是銀，還有一些首飾珠寶，看罷心驚，明知這些東西來的不正，卻又不敢推辭，向一枝梅問道：「這些東西是多少呢？」一枝梅說：「於師父你只管收了，不必害怕，你就是不取，這個官司也是要你周全，你只說叫我幾時來討信吧？」於嗣公說：「義士不必性急，遲兩日問信就是了。」一枝梅告辭出門。

於嗣公騎上驢子到了年七家中，見了年七說：「七大爺，高仲舉雖然畫招，並無兇器，難以問成死罪，況且他妻尋死覓活，倘或尋個短見，七大爺豈不白費了銀子，不如打縣裡詳招到府，把高仲舉問個充軍罪，不許攜帶妻子。家中只剩一個女人難以過活，那時再叫媒人說親就易成了。」年七被於刑房說的心動，連忙差人與知府送禮，說知此事，縣裡文書上去，立時批准，把仲舉發在陝西生郎衛充軍，不許攜帶妻子，一枝梅得了此信，報於月英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陳知縣見府尹把高仲舉批成充軍罪，明日就要起程，忙把解役的名字呈送上去，府尹點了一名解役，乃是王英，年七聞知，又煩於嗣公拿二百銀子給王英，叫王英路上害了仲舉，帶個憑據回來，還謝紋銀二百兩。王英得了這宗銀子，回家而去。

且說王英的妻子姓劉名叫素貞，問知夫主銀子的來歷，力勸大主休行此事。王英哪裡肯聽，反倒窮命賤人長、窮命賤人短，罵了一頓，往街上買東西去了。賢人劉氏見丈夫立意不從，心中又惱又恨，又怕將來事犯了去受罪，把心一橫，遂將未滿三月的娃子活活摔死，自己懸樑命盡。王英從外邊回來，到了房中一看，只急的雙足亂跳，放聲大哭，哭了會子，到衙門中向班頭說知，幫著他把妻子埋了，家中的物件交與鄰舍看守，往衙門中等著起解不提。